

古道寻桥记

文 / 图 杨江涛



到这里会休息一下,这里是爬山路段和相对平坦路段的分界处。

空地的岸边就是今天的第二座桥,位于梨子园。这座桥有两跨,总共四根铁轨架在两岸和桥墩之间,下方的河水奔涌向前,河道中央矗立着一根由条石修建成的桥墩。我战战兢兢地踩上横着的铁轨,两根铁轨横置着,让人能够将鞋卡进铁轨的“工”字槽。可能是我的鞋比较宽,只能用侧面脚掌和脚踝一起使劲,一步一步往前蹭着挪。前进到铁轨中间时,铁轨晃动更加剧烈。目测桥面距水面两米五左右,不算很高,但低头一看,桥下流水冲击着石头,泛起白色的水花,身体跟着铁轨上下晃动。勉强走到桥墩上,终于可以在一平米左右的桥墩上喘口气。下一段铁轨更

加艰难,一只脚可以像上一段一样卡在铁轨槽中,另一根铁轨正常铺着,河水泛起的水汽让铁轨表面特别光滑。好在这一跨比较短,晃动没有上一跨剧烈。

后来我们通过当地原村支书了解到,这座桥修建于解放之前,一直使用原木做桥面。洪水的冲刷和水汽的侵蚀使得每年都需更换桥面,“实在受不了了”。2000年左右,村支书带领村民从附近火车站买了四根铁轨,用三轮运到最近的地方,再肩扛手提近一公里铺到了这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

高桥屹立:二十米高横跨两百年

过桥后上坡到山腰处,有一大片空地,依稀能看出这里是座房屋的地基。当地村民讲,这里当年是渔渡村二组的位置,在

水库开始修建之前,大家就逐渐向外搬迁。

穿过这片废弃的房屋地基,就开始沿着起伏的山腰线一直前行。前几段路经常能看到的牛蹄印和牛粪都已消失。小径两侧的竹林争抢着小路上方的阳光,大部分路段只能低头弯腰钻过去,各种竹叶、蛛网趁机灌进后脖子,让人始终觉得背后钻进了各种小虫。

漫长的钻行后,我们终于到了青龙咀的第三座桥。桥上唯一的平整空地起飞无人机,勉强通过河道上仅留的空隙,看到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石拱桥。桥面距水面约3米,跨径长6米左右。无人机视角拉大后,发现我们一直顺着河道走,远处依稀能看到水库的末尾。

拍照整理后继续出发。在一片又一片的密林中,我们见到了此行的终点第四座桥——高桥!此地因这座桥得名“高桥”。因为被密林遮挡,我们完全看不到桥的两边,无人机也没有合适的位置起飞。无奈之下,我们就地取材,把鞋带拆下来,用手持运动相机绑在竹竿上,往桥侧伸到山涧上方,才依稀能看到桥的侧面,发现此桥距水面至少有二十米高!出来后,老村支书告诉我们,高桥附近有一块残碑,根据碑文,此桥应为嘉庆二十二年建成。据当地村民讲,九十年代还有镇北西北部的居民通过这条路来西乡赶集,步行往返需要一整天时间。看着眼前的密林,我很难想象二百年前这里是一条繁华古道,有人愿意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在这样高的山涧上修一座石拱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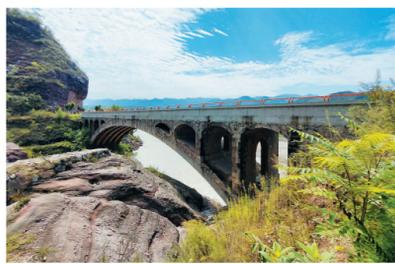
自然史诗:古桥与古径终将落幕

返程中,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再次钻入山林。与其他路线不同,这条路没有一点现代社会的痕迹。等我又在脚下见到牛粪时,我知道,我回到了人类文明社会!

我们身后的古桥与荒径仍在山间静候——它们曾是川陕背铁人的歇脚处,如今成了野生动物的走廊,养牛人的秘径,以及历史留给山林的皱纹。

离开水库时,夕阳为水面镀金。这四座古桥和这条古道终将被荒草淹没,消失在浩荡的时间中。从荔枝道到农村路,大自然用时间的方式将这条路尘封,我们终将只能去想象过去的一切!

(作者供职于厅宣教中心)



说起古桥,人们大多想到的是大名鼎鼎的赵州桥、卢沟桥……这些古桥结构形式多样,承载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工程设计和艺术价值。我的家乡商州也有一座独特的古桥——罗公砭大桥。

罗公砭大桥距市区约20公里,位于商洛市商州区夜村镇,长约200米,横跨丹江两岸。依据周边悬崖峭壁、怪石嶙峋的自然环境,罗公砭大桥采用石桥设计,十孔拱桥结构,左右各五孔分别对称,每一孔由桥梁中心到两端逐渐增大,具有较高的美观性、稳定性和使用年限,抗压性能好,能够适应丹江水流变化。

罗公砭原名铜佛龛砭,是商於古道上极为险峻的一条砭路。相传是清乾隆年间商州知州罗文思捐赠银两并招募修路工匠对这条砭路进行改造,由原来的不足三尺拓宽至七八尺,加设石壁护栏。为纪念罗文思知州善举,自此之后人们便称这条路为罗公砭。

上世纪60年代,为增加耕地、扩大粮食产量,当地群众以人工合力开凿涵洞的方式,将会峪河汇入丹江。大桥一旁的会峪河涵洞内水流湍急,洞上的“会峪河改道”五个石刻大字清晰可见。河水从洞中奔涌而出,携带上土里的泥沙,倒是颇有壶口瀑布的气势,因此这里也被群众称为“商州壶口瀑布”。

罗公砭大桥和会峪河涵洞遥相呼应,是贸易、文化交流和商於古道繁荣变迁的重要见证。它们是自然景观与历史古迹的交融,更是当地群众智慧与勇气的象征。

曾经的罗公砭大桥是古代秦人入楚的必经之路,如今的罗公砭大桥和会峪河涵洞,已然成为商州人的打卡地。游客们在这里体味古桥的厚重沧桑,感悟涵洞的壮观震撼。

(作者供职于商洛市公路局沥青拌合厂)



蓝桥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蓝桥镇。先秦时期,此地为蓝关古道重要组成部分,秦始皇由此东巡,唐时设有蓝桥驿,明、清两代先后修建铁链桥,有“三秦扼塞,豫楚要衝”之称。往来文人墨客留下众多诗词名篇,尾生抱柱、裴航遇仙的典故传说流传至今,蓝桥成为了忠贞爱情的象征。

相传,这里是唐朝裴航遇到仙女云英处。《太平寰宇记》和明代龙膺《蓝桥记》记载:传说裴航一次路过蓝桥驿,遇见一织麻老妪,航渴甚求饮,老妪呼女子云英捧一瓿水浆饮之,甘如玉液。裴航欲娶此女,告曰:“欲娶云英,须以玉杵臼为聘,为捣药百日乃可。”后裴航终于找到月宫中玉兔用的玉杵臼,娶了云英,夫妻双双入玉峰,成仙而去。

发生在蓝桥的爱情故事还有另一个传说,《史记》和《庄子》都有记载:春秋时期,有一名叫尾生的少年,和他心爱的姑娘相约在桥下见面,可是姑娘没有按时赴约。后来下起了大雨,河中涨起了洪水,但是他仍坚持不走,抱着桥下石柱,等着姑娘,最终溺死。水退以后,姑娘匆匆赶来,看到这情景,也殉情而死。后《战国策·燕策》中曾写道:“信如尾生,康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诗人李白《长干行》一诗中也有云:“常存抱柱信,岂失望夫台。”均赞颂了坚守信约的精神。从此之后,人们对爱情的坚守称为“抱柱之信”。

(作者供职于汤峪收费站)

商州罗公砭大桥

文 / 图 秦毓婉

蓝桥的传说

文 / 王永朋

绥德千狮桥

文 / 图 徐红梅



我的家乡绥德是黄土高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绥德位于陕、晋、宁、蒙交汇地,号称“四省通衢”,是陕西北部有名的旱码头。大冶河和无定河两条母亲河一东一西在绥德城交汇,穿城而过,流经清涧县后滚滚奔入黄河。绥德城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热闹非凡,南来北往做买卖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

我对这片土地情有独钟,是缘于血浓于水的亲情。那大冶河畔流淌着我家族的血脉,我的爷爷,我的奶奶,那个裹着小脚慈祥的老人,就长眠在大冶河畔一个种满梨树的小山坡上。

绥德,古称上郡,著名的抗击匈奴的英雄李广将军就曾做过上郡太守,飞将军李广也曾曾在古绥德的街道上策马而过。秦统治时期,绥德作为边关要塞,一直受

到始皇的关注,派遣公子扶苏和爱将蒙恬驻守这里。

绥德的文化有着鲜明的地方色彩,俗话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绥德的男子长得英俊帅气,气宇轩昂,自古就有韩世忠等忠臣良将,近代有李子洲等革命先驱。绥德地处边关要塞,历朝历代帝王对绥德的政策,都是实行战时练兵,闲时务农的策略。这在石魂广场的壁画中可以看到,当时士兵练兵、务农的情景。读《绥德县志》,了解到绥德在历史上有两个时间段属于外夷,其一是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还有就是南宋时期,隶属于金。其余阶段一直属于中原本土,为了躲避蛮夷的侵略掠夺,历史上绥德有过两次大规模移民,一次迁移到蒲城,一次迁移到渭南。

绥德石狮雕刻享誉全国,千狮桥、石魂广场等标志性建筑都以石狮为主题。特别是千狮桥更是享誉海内外。千狮桥是在无定河上建造的一座特殊的桥,始建于1986年,桥面宽30米,是绥德县政府为了顺应绥德县无定河两岸人民的强烈要求,先后两次改扩建而成。当时听说要在无定河上建桥,绥德民众积极响应,乡绅踊跃捐资,七里八乡的工匠闻讯赶来报名修建大桥,石雕艺术家们听说需要雕刻石狮,都跃跃欲试,希望自己能给大桥雕刻一两件石狮艺术品。大桥初修建成宽15米,只是一座普通的石桥,能够满足当时人们的交通需求。随着绥德经济的发展繁荣,大桥逐渐显得拥挤不堪,为了缓解两岸的交通压力,2003年,绥德县政府对桥面进行了加宽加固,加宽到30米,并对桥墩进行加固,每个栏杆扶手上都加筑石狮。经过日夜奋战,展示在人们眼前的千狮大桥是多么的雄伟、壮观。每一个栏杆扶手上出现了一只或多只活灵活现的石狮,或坐或卧的雄狮,或是雄狮和小

狮,每隔一米的石墩上就雕刻有一只到两只,足有上千只。或抱,或背,或坐或立,打闹嬉戏,各具形态,千姿百态,极具生活情趣。桥头蹲坐着两只较大石狮,亦是威严雄壮。千狮桥作为绥德的交通枢纽,也渐渐成为绥德的标志性建筑。作为地方特色,我觉得狮子应该是绥德人民的图腾,人们对狮子的喜爱远超过别的地方。我们在绥德处处都能见到石狮,讲究的炕头狮、看门狮等等。每当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洒在桥面上,洒在无定河水上,千狮桥显得那样的神秘而壮观。后来修建的石魂广场的巨狮是我见到的最为高大的石狮,两个巨狮有三四层楼那么高,几十头石狮排成队高高蹲在石墩上,还有上百头石狮或坐或卧于石壁上,或蹲在草丛中,遥望着远方,与千狮桥的石狮遥遥相望,凸显了绥德人民的无穷智慧和团结协作精神。

无定河畔的石崖上刻有“天下名州”四个大字,就在这个石崖下,传说秦始皇的大儿子贤良的扶苏公子在这里自刎而死,死后被葬在疏属山顶。几千年过去了,扶苏墓已经长满了野草和松柏,墓旁有文人墨客题写的诗文,感叹缅怀这位秦朝公子。蒙恬将军也没逃过劫难,也倒在那场政变中,葬在如今绥德二中旁的一个小土丘下。可怜了这位一世英雄,落得个草草收场。在疏属山腰建有革命英雄纪念馆,馆内陈列有绥德先烈前赴后继的英雄事迹。

在这片土地上曾经上演一幕幕贫穷、饥荒和杀戮。“无定河边骨,犹疑梦中人”说的就是这里。

走在千狮大桥上,看着车水马龙的桥面,看着憨态可掬的石狮,看着雄伟壮观的大桥,不禁让人感慨,绥德人民已然过上了富足安康的幸福生活,而且会越来越越好。

(作者供职于铜川管理所)

庞东浪:藏在砖石里的哲学

在陕北榆林的悠悠岁月里,归德堡桥静卧于榆溪河之上,见证着明长城烽烟与贸易商队的故事。时至今日,归德堡桥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归德堡作为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的军事要塞,曾驻军408名,至清中叶仅余36名守兵。据《陕西榆林文史资料·名胜古迹卷》记载,归德堡桥位于其西南1.5公里的榆溪河上,它的修建历程颇为曲折,这座砖石拱桥始建清乾隆年间,由堡主卜子孝及其子僧慧昙、慧清相继筹资,历时20余年建成初代13孔桥,后被洪水冲毁,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修复,光绪年间延榆绥兵备严镜清在桥东石畔架铁链桥1座,1903遭大水冲毁后,改建10孔砖桥,民国于1949年后各增2孔,终成今日14孔形制,全长152米。在往昔交通不甚发达的年代,此桥使榆林至横山路程缩短20公里,极大地便利了区域间的人员往来与物资流通,成为南通鱼河驿、西通响水堡的商贸动脉。

桥基以青石垒筑,拱洞由青砖砌成,最大的砂岩构件约有双门冰箱那般高大,层层叠叠的石块如同被岁月打磨过的积木,严丝合缝地撑起整座桥身。匠人特意将桥墩筑成尖角形,远远望去像一柄柄插入河中的利刃——这种设计是通过尖锐的夹角将奔腾的水流自然劈开,如同船头破浪般化解冲击,数百年来任凭榆溪河水汹涌拍打,桥墩始终稳如磐石。蹲下身细看桥基,能看到青石表面被河水冲刷出的细密

沟壑,那些棱角分明的桥墩尖角上,至今留着被水流打磨的圆钝痕迹,仿佛无声诉说着古人以柔克刚的智慧。站在桥上听河水撞击桥墩的哗哗声,忽然明白为何这座桥能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挺立,不是靠蛮力硬扛,而是靠精巧的构造与自然力量达成平衡,这种藏在砖石里的生存哲学,比任何华丽的碑文都值得敬畏。

作为陕北最早最大的古桥,它承载过皮毛药材外运、粮食布匹内输的驼队,以及作为明长城边塞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感受这座古桥的独特魅力,了解其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站在桥头,遥想当年商旅络绎不绝,驮着货物的骆驼队在桥上缓缓前行,将陕北的皮毛、药材等特产运往各地,又从外地带回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一来一往间,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汇融合,它不仅是古代桥梁建筑的杰出代表,更是研究当地历史、文化、交通发展的珍贵实物资料。

归德堡桥自2007年列入市级文保单位,当地政府和文化保护部门采取了系列保护措施,如定期对桥体进行检查维护,修复受损部位,加强周边环境整治等,如今它已融入“长城边塞风情游”线路,与建安堡联合开发,成为榆林地区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以青砖拱洞的沧桑身影,诉

说着从卜氏善举到今人守护的接力传承。

(作者供职于米脂路产养护管理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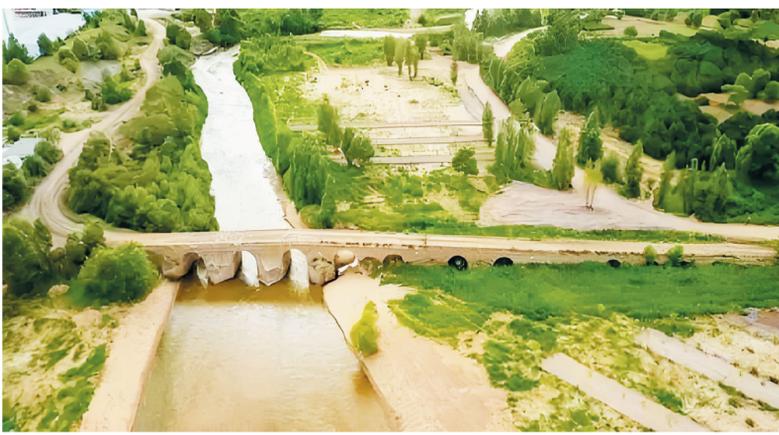
慕琴琴:榆溪河上的商贸脊梁

在榆林市南20公里处的归德堡西侧,榆溪河宛如一条碧绿的丝带蜿蜒流淌。河面上,一座古朴而雄伟的石拱桥横跨两岸,它便是归德堡桥,一座承载着岁月沧桑与商贸繁荣的历史丰碑。

归德堡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它全长152米,宛如一条巨龙静卧于榆溪河上,是西北地区最长的石拱桥。站在桥头,抚摸着那历经风雨侵蚀却依然坚固的石栏,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脉搏,感受到古人修建此桥时的艰辛与智慧。

没有这座桥之前,榆林至横山的交通极为不便,人们往来需绕行漫长的山路,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它就像一条纽带,将榆林与横山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促进了人员的往来和物资的流通。

归德堡,作为南通鱼河驿、西通响水堡的三岔路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归德堡桥的修建,更是让这一地区成为商贸往来的枢纽。在古代,这里是驼铃阵阵、商队云集的繁华之地。



北方的皮毛、药材,还有当地特色的手工艺品。归德堡桥见证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现代的交通方式日益发达,但归德堡桥依然静静地横跨在榆溪河上,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它不仅是一座交通要道,更承载着当地人的记忆和情感。如今,当人们漫步在归德堡桥上,欣赏着榆溪河两岸的美景时,依然能感受到这座桥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它就像一位沉默的老者,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见证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和人们心中永恒的记忆。

(作者供职于兴平西收费站)